

從電影賽德克·巴萊 檢視大眾史學、影視史學與日常生活中的歷史



▲張弘毅。

歷史不只是屬於專業史家的工作範疇，而是每個人對於人類社會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或多或少擁有自己的觀點或見解，以此形塑個人自我的歷史意識。以大眾史學的定義來說，歷史書除了書寫有關大眾的歷史、為大眾書寫歷史，更重要的是大眾來書寫歷史。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副教授張弘毅表示，當代網路、電視、電影等社會穿透力、影響力強大的媒體，讓人們輕易接觸到形形色色歷史論述，例如以 228 事件為背景的《悲情城市》、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超級大國民》，即敘述 1945 年後臺海兩岸政治社會發展及百姓面對時局巨變的無奈。

2011 年，導演魏德聖執導的《賽德克·巴萊》，經由影像輸出的「臺灣的日本時代記憶」，充分展現「大眾史學」的實例。張弘毅說，人類社會對歷史敘事的形式從最早的「口傳的歷史」，慢慢演進到以文字為工具的「書寫的歷史」。十九世紀後，照相機、攝影機的發明，進入「影像的歷史」時代。如今，

主講人／張弘毅（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教授）採訪／譚淑婷

越來越多歷史研究工作者投入歷史劇情片的拍攝，例如電視劇《風中緋櫻——霧社事件》、電影《賽德克·巴萊》，都有文史工作者鄧相陽、紀錄片導演邱若龍等人的參與。

《賽》片上映後，出現許多關於史實正確的批評問題，張弘毅說：「在影片中呈現歷史知識並不難，任何人都可以因為對影片產生質疑，自行查詢資料，建立自己的史觀，困難點在於導演想要呈現怎麼樣的歷史思維。」以《賽》片來說，在多種民族觀點、原住民族群、戰爭、殖民統治等歷史因素影響下，導演只呈現了一種新的電影語言和新的歷史思維，讓更多人有機會了解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願意進一步深入討論那一段歷史記憶。

近代初期以來，臺灣不同政權迭起、社會變遷快速，各種歷史文化的「中心論」經常隨著時移勢轉，使人們經常得重新面對歷史，以及一再的重新建構歷史。例如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無條件投降，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臺灣究竟是「光復」、「終戰」，或是「戰後」？這樣不同的歷史論述，正足以說明臺灣是一個擁有「不同歷史記憶」的島嶼。而臺灣原住民本身對於族群認同與集體歷史記憶，也同時存在一致性與多樣性。以霧社事件為例，莫那·魯道的「抗日英

雄」或「原住民英雄」的歷史記憶、歷史形象，其實也有爭議。

由於每個人對過去所發生的事件或多或少擁有自己的觀點或見解，甚至形塑其自我的「歷史意識」，在這樣的意義上確實「人人都是史家」。張弘毅認為，歷史是過去、現在與未來三者互動的結果，西方歷史學界曾有「新文化史」或「新社會史」的呼聲，強調歷史研究應該重新重視少數或弱勢，尤其主張所謂底層的史觀，也就是從大眾的角度觀看歷史。從這樣的觀念出發，臺灣的歷史研究，特別是歷史教育，或許也可以重新考量一些課題，例如臺灣原住民族中，還有哪些重要的歷史人物或事件是我們應該認知或被教導認識的？

張弘毅說：「雖說人人都是史家，但仍必須思考『大眾史家』的培育養成問題，讓全民有能力成為好的大眾史家才是最重要的。」

臺灣學系列講座預告(66)

●從電影賽德克·巴萊 檢視大眾史學、影視史學與日常生活中的歷史

張弘毅（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教授）

講座時間：2月11日（星期六）

上午10時~12時

講座地點：央圖臺灣分館四樓

4045 教室

洽詢電話：(02) 29266888

轉 4221 余小姐